



古里明氏

讀論語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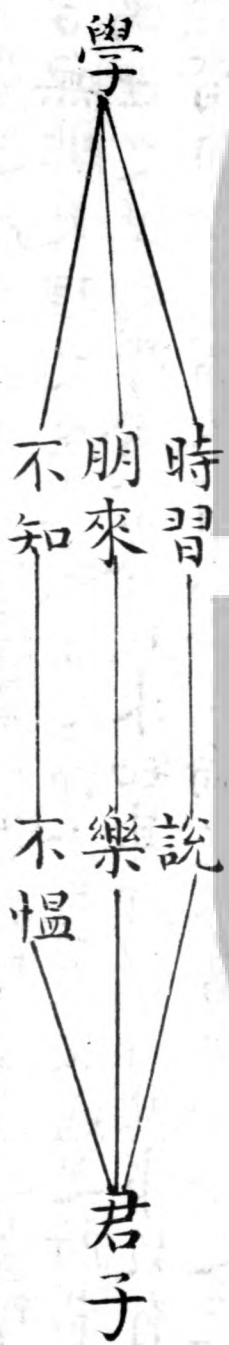
東陽許謙

東陽許謙

許謙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己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為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及人之樂下是為己之樂

愠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愠字只是熟之悶人

集注先覺之所為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為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當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為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為上提此二事以為

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

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

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乎外

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

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

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

事上無時而不習却推就凡所為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為說

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

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此善及人於理為順信從者衆則

樂於事為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却不知於理為逆既不知我則

當愠今却要愠於事為難

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愠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所能致君但不愠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囂囂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為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為仁而已如上文所為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為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為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

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為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于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常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為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為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非謂為人謀交朋友為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為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為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為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為夫九夫為井井中為公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為邑則方二里四邑為邱則方四里四邱為甸甸即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成甸中六十四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二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知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却分為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闡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計計四十六計二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為方故曰有畸若分闡計亦分不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北上數

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為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際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為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為行之大故言於先
其實以謹信二事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眾親仁皆
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為
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
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
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
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
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為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為主是
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
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
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
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慎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
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
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
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
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
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
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
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為
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
為子稱夫子為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真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不願乎外却是闕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剝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音早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音早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為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即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粢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漏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畧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恭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敝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

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不曾說樂字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禮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禮也

信近章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厚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為如恐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

謂為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脩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為學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慎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恐流於異端則是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為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看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目擊一事真有類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閱牆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

安之而無媿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
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弟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兄
弟尚然况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為之既熟則貧者無所不用
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
在答樂好禮之後然闕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磋之事也樂好禮
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
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
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
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
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
體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
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
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
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
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
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
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
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
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知暗闕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
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
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己知章

義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已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

集注是非以事為言邪正以心術言

為政第二

為政章

此章為政只如言為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著箇法制禁令來都說

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說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逾矣

北辰非徒喻為君意多在德上為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為字皆就居其所上發政即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為也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為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為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圍之中星屬陽辰屬陰辰是無星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故不言

詩三百章

三百

微婉

思無邪

直指

明

一事

全體

盡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道之以政立早

夫子言為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為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

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注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立早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竊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注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為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即程子後條意後說即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鑿空撰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

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為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為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為孟孫氏牙為叔孫氏友為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已為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注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舞

無

非僭也處已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葬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椁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絳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絳貫二碑大夫則二絳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絳貫大楹也絳音律撥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輶而設撥輶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僭諸侯也輶勅龍反八佾雍徹皆僭天子禮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旅道也屏謂之樹繡讀為綃繒也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緣越綃反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為隘濫者僭於已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他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為人子者須當謹疾慎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為六氣所冠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事為乃自我作人所當

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正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為凡學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子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包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爾金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子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節而陷親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悅親之心脩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進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知不曾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着箇亦字謂雖不

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為君子難為小人易人只是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為善却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為難君子其心只小人

溫故章

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溫故曰溫讀如燭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句說

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時兼眾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為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為相則功名損於治那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為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慎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學子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固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注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蕩滌渣滓不見可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浼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揔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注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

為

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却是從不知上來須要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一句為主則下面知字自有著落

通釋意與集注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纔分別得知與不知分明這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滾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臣而為有臣皆是以不知為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注著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章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言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舉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字夫子

但教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決未破若行必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灾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灾則飢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為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而民敬忠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

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他使字說是止就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為所當為則下民自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為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寬故置在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注即可見集注精擇如此

人無信章

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至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

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注謂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爾故中二可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為亦見上面天叙天秩之制度文為爾

集注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大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為息

為陽其去則物壞為消為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為五曰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為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為仁金神為義火神為禮水神為智土神為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圜北極之外為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為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質是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數少
言之則為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為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
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
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
在寅為生物之時秋月在天為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
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為歲首建寅為首取生物也丑
為歲首取生地也子為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
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
色以新視聽殷以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
則天為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鐘應子大呂應
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鐘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六十又三分
蓋一上生太簇八十以其得全寸無分毫厘忽之數所以統餘
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鐘之位在天故以對衝之大呂為統東
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蓋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為歲
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
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
繼奚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
在正朝大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
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
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于文祖則曰月
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
為正明矣

臯陶謨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其興即
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即五禮也

以一年知一元

一元十二會

以歲言

子開天

十一月

周代以地因天立故用

丑開地

十二月

殷代以子月為地生故用

寅開人物

正月

夏代以人事為主故用

卯

二月

人統以寅月為歲首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九月

亥

十月

消人物及地
消地及天

天一地一元之數

元會運世歲月日時

會十二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會運世歲月日時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古注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為四十八人用四為三十二人用二為十六人集注取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既

宜

三家章

減即每行人數亦其減或問取此

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意為有憫之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謚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謚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謚僖故曰僖叔又曰

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為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為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莊公妾成風生子申又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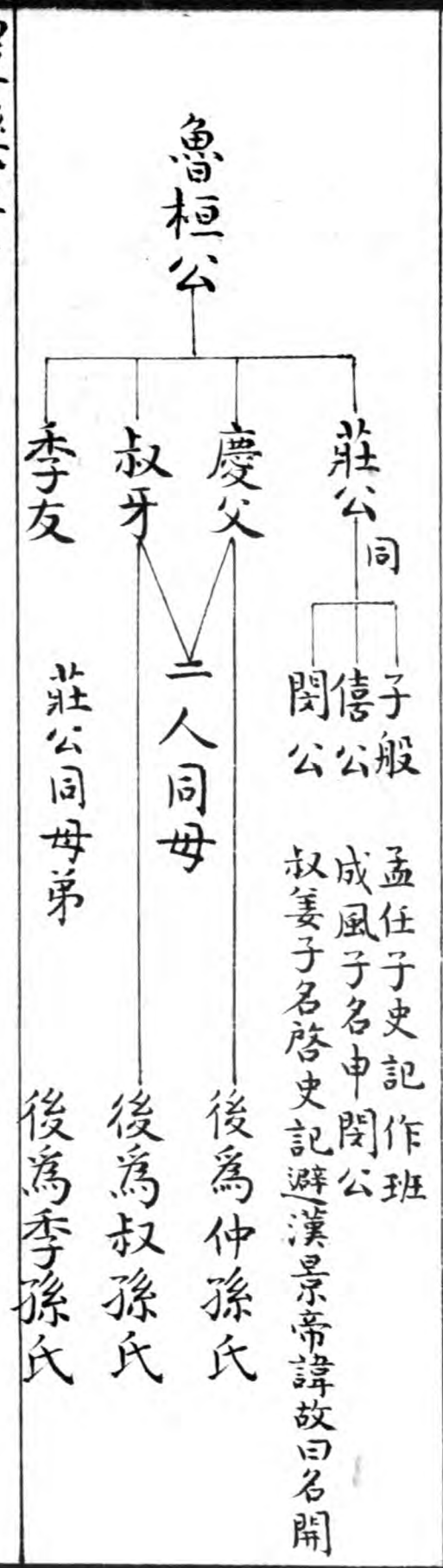
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為之置後

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弒子般而立開是為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

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弒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為僖公遂召慶父

而殺之亦為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叙故以慶父本庶子之

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為相其後為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為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五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為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却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

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為本注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仁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李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却接得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季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未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禮之全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舍歛殯之節擗踊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旦求訣自是哀痛入骨髓皇皇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恩似不相關

喪禮節文自屬續沐浴飯含殮殯葬祭之節擗踊之數衰麻冠屨
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為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匪父涕反
集注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責得中而下四句為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
乃在奢儉易戚之間湏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檀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
章相類故取以為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
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汗尊杯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汗尊謂鑿地汗下以為
尊杯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注曰不如諸夏僭亂無
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
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為的當禹

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一孟叔取

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

典禮皆自為之旅泰山若代魯行士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

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

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

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

可也

集注不輕絕人句絕盡已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

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士以射擇諸侯

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

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

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

子六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隅同出次西面揖旋
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
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
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
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
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
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
坐取解立飲卒解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
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說音脫

巧笑音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為絢方一句作以素為絢意故問按字書采成
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為絢謂先有素却
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
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
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注添

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文略
改作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行即道也

祀宋音早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
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居家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
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
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
為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音早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
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
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
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

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
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禘比
例為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
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教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勲勞命魯公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
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
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
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白以
掬杵以搗以禱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
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蒐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注氣謂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
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
魄之所為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魄所為即氣也故魂與魄
合則能運用而為人魂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
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馨薌觀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
肺肝醢以俠鮪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
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觀音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音

集注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為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
皆宜盡惟禘為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
讓過

祭而鬼享則誠為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敬不足以與如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闡之於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士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當為在存之在有士死如士生之意

媚與章

自堂從戶八室戶內東南隅為變東北為宦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八戶目之所視先見宦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奧變音杏

集注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雷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注春陽氣出祀

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雷猶中

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為雷秋陰氣出祀

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

逸禮中雷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

奧祀戶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

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

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

席於門之奧設主于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設盛

于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

制心及肺肝為俎祭肉他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于門左摠

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

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較上乃制腎

及脾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他如門禮禮以上皆中疏曰祭戶祭中雷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

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
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奠之筵上乃出戶迎尸
入即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竈邊承器
之物以土為之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
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于俎南中雷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
按五祀之主戶主中雷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
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
周禮宮正注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其總名曰侯 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大夫士中之
得為諸侯故曰侯 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
侯大夫麋侯士豨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為
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為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
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

於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
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元諸侯
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
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謂先
就布上上顏色了却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
布為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
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為
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
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社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禘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散軍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
郊射謂為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以歌為節
此言行禮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劔而服禕搢笏
也說音脫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

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為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氏注

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

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

天子也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

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而日歛之藏於祖廟月

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

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

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

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

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魯事故集注止

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為王配既得之而作

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

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就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

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大妣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

之也樂寐而思皆主大妣非泛然思得內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勾龍

配勾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為群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

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社則土五

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

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壇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

為之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甲

管仲音

三歸臺名三歸算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干尺以為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乘地少祿八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答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慕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為儉及夫子言仲奢又疑為知禮夫子雖不明言器小只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禮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為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為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發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為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為王了

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為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尊於
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間故坫在兩楹間也主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
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
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
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草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
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
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
故又曰繹如
本注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
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為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
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
也及入調既深則於令悠緩却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也

音克諧雖是合一却又每器之聲各各明皦俱見不可高掩
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
有紉繹相續不絕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
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
也謝氏五音六律為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
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其為
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笛管簫篪之類匏蒲也笙芋也
笙芋之下用匏上却用竹土墳也革鼓也木祝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
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蓀
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
為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調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鬥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禪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奮之容夾振駟伐駟即四字夾振謂夾舞者振鐸以為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禮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却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盡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

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人然聖人吾意亦是言曾知學而未深造日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兩不仁則有間矣因是貧窘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喻濫不得底意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躡是濫與淫意象上蔡一二之說形容認

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注無私心

盡二者然後謂之能
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

後富非有才德勲勞者不得位若才
即為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
士而已可應科且或仕者品格已
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
培歛君子自無此或問謂一時不
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飲酒
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
累之類我既不為得貧賤之道而
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却是
足為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
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

顛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只是隨

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
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違士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
義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

要守命固

十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
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屠者禮佛
日存養纖悉必當理至遇當取處
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

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
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
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好

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則是
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士見之
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爾故
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者
重庶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
辭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一般
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
之意却在有能乎三字上

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
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

汗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過言市衣
進父蓋嗇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汗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
罪祐既聞之始有汗辱之名爾祐是其以實首罪又能其說父
言故從而赦之汗辱之名則不可混矣然終是為父之故故曰
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汗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
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
唯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
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士皆在其中非
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注生
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

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為外物所動矣
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誠也

無適章

集注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
要不著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
染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
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
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
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者義在何處非二者之
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
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
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

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
不顧

集注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却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
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主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
間上用功使心路不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摠天理節文人事
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
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
尚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
者皆就聖人之身而學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
雖無窮却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
雖渾然至大而事事事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

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禮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却又窒塞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之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云小與此音意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為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覺費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禮以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禮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釋通徹洞見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粲然條葉之繁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尚何疑之有既以一唯當之隨即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

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真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教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者正是說行處意多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令既造一貫之禮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踐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體一貫真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真可以達其境

集注推已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為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已推度他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於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禮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各有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
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
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
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
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即前泛應曲當之意故
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
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文之勉齋謂聖人之
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坐體真實非獨未發者也然
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
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
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
至不遠是也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
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
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

以己及物一句上

圈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
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却言忠恕忠
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緝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
恕是勉強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
以忠恕言又過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
可謂忠恕即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吾
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為截然一定之論故程
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學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
忠恕可體聖人之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固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卷上

讀四書叢說卷中

東陽許謙

公治長第五

公治長章

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紲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閱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獲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注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

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粢盛為上也華

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有口才為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為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為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注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為道果不行而必當桴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已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已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為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幡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已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

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為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為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為仁某事為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為宰為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故白晝用事夜則寢卧收斂神氣以為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為何況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墻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比教無所施

申張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為事物所屈是心裏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為主我心為客是心柔了安得為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剛只是勇於行義申張想是倔强好勝之人故為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為

集注志字當為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為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我不欲立章

愚竊以為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為過也恐子貢只是脩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以答子貢之疑耳於已何預况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視學為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急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謚為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

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謚法篇是學勤好問為文

子產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為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為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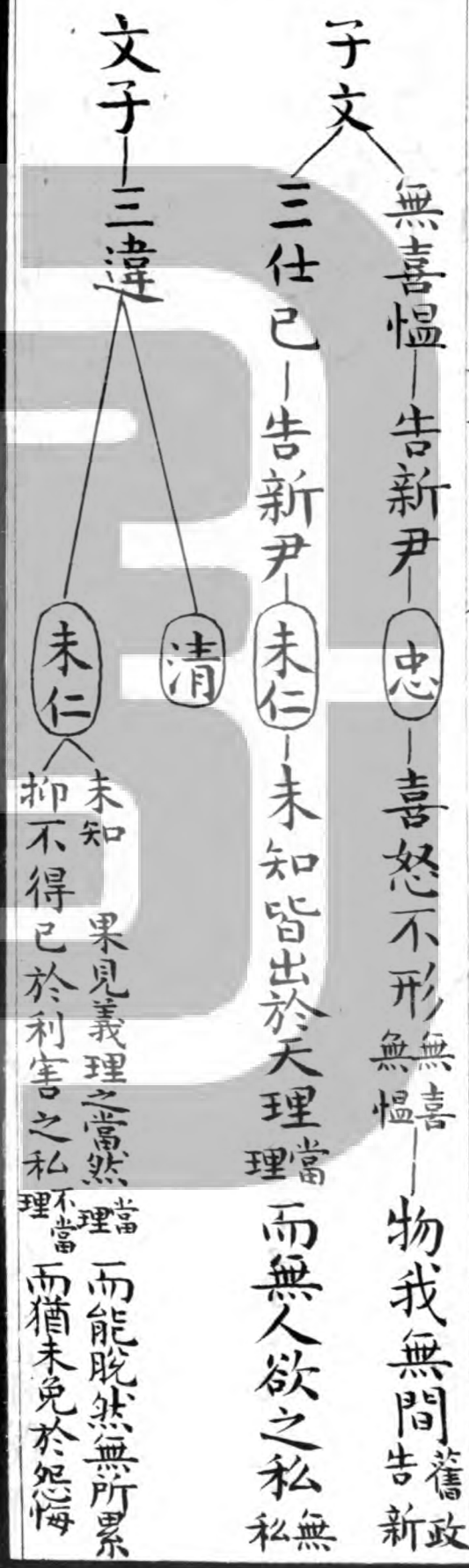
疏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攷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梲似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為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偽集註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未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為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未仁

三思心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子千駟萬鐘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為盜者莫夜穿窬猶有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

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君子矣

顏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

足以為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為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畧與已相類故以為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踈亦兼內外說行簡却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抵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字章

此章集註甚詳而通釋亦甚密當玩不遷怒二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為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已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已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已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為事做事差失亦以為無緊要我若改却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眾人之已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已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已後功效如此也

詩言精義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
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為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為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却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為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蓋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為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為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為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初牛牛章

一章之中為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含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犁牛之子駢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在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
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
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
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
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
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
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
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
而為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季子康子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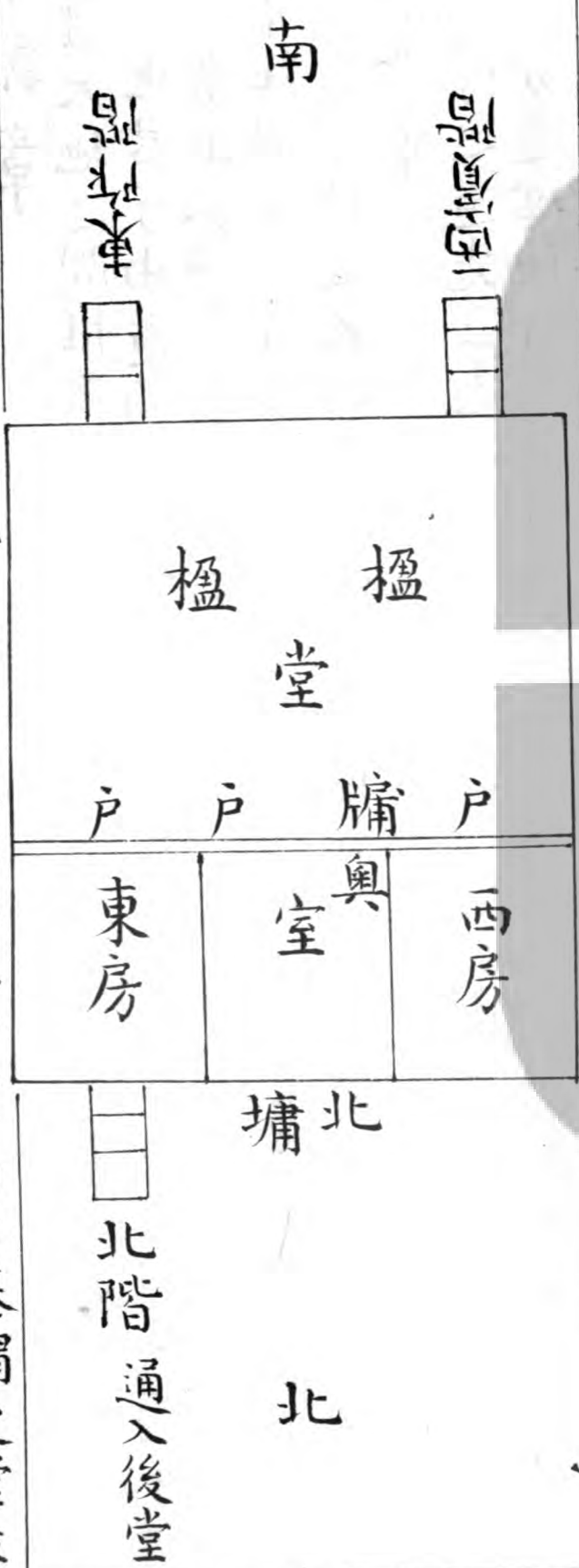
從政謂為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為政在家為事季氏專魯蓋以
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
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為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左

牖

戶右牖凡卧在北墉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
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
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
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
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
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

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
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
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
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邪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
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為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騰一
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
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
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
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
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千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
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
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
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
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禁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
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
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
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雅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
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
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
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為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繼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世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復戒之以所不當為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

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有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天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為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為自己之行方可進德

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為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為德章

饒雙峰云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

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又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又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註中者無過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

父才好竒歌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是此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上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已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學者只是欲學為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

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果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為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為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為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脩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徒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為之則只作知行徒義改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為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工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為道主於行所以持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尔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

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尔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即至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遊輕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為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

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
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
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䟽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
以鹽乾之謂之脯

憤排章

既憤排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排而教之出於勉強
終不濟事雖能憤排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
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究
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
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
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
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
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
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
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
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
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
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慎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
齋不御不樂不吊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如葷不飲酒不接
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為衛君章

論語集注

卷之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為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為聖人所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為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已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已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為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已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注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却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為無怨也故集注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辭受堯之天下不為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

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會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學子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為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言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之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不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覆說上假我數年平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註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固含此意下只明用易而已無過說是為學者修己處切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二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為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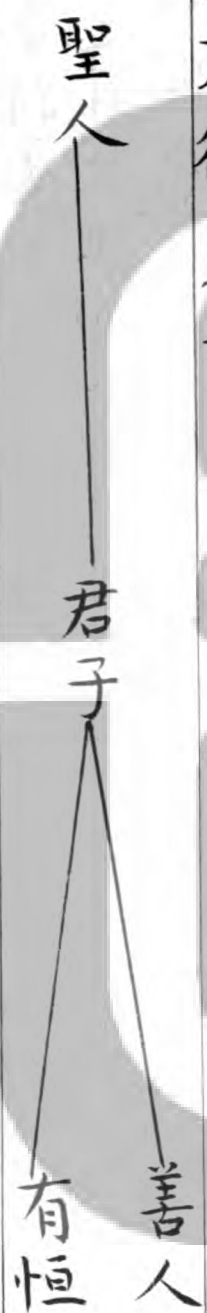
集注貼襯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為自修之基故以文為先既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為主忠是發於心

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為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不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哀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却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恒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為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

孝弟為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為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傳其見而善惡皆記千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決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為婚姻與

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為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為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為展氏子國之後為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為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滌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為姓何者為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

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真偽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全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未子云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為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者覺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為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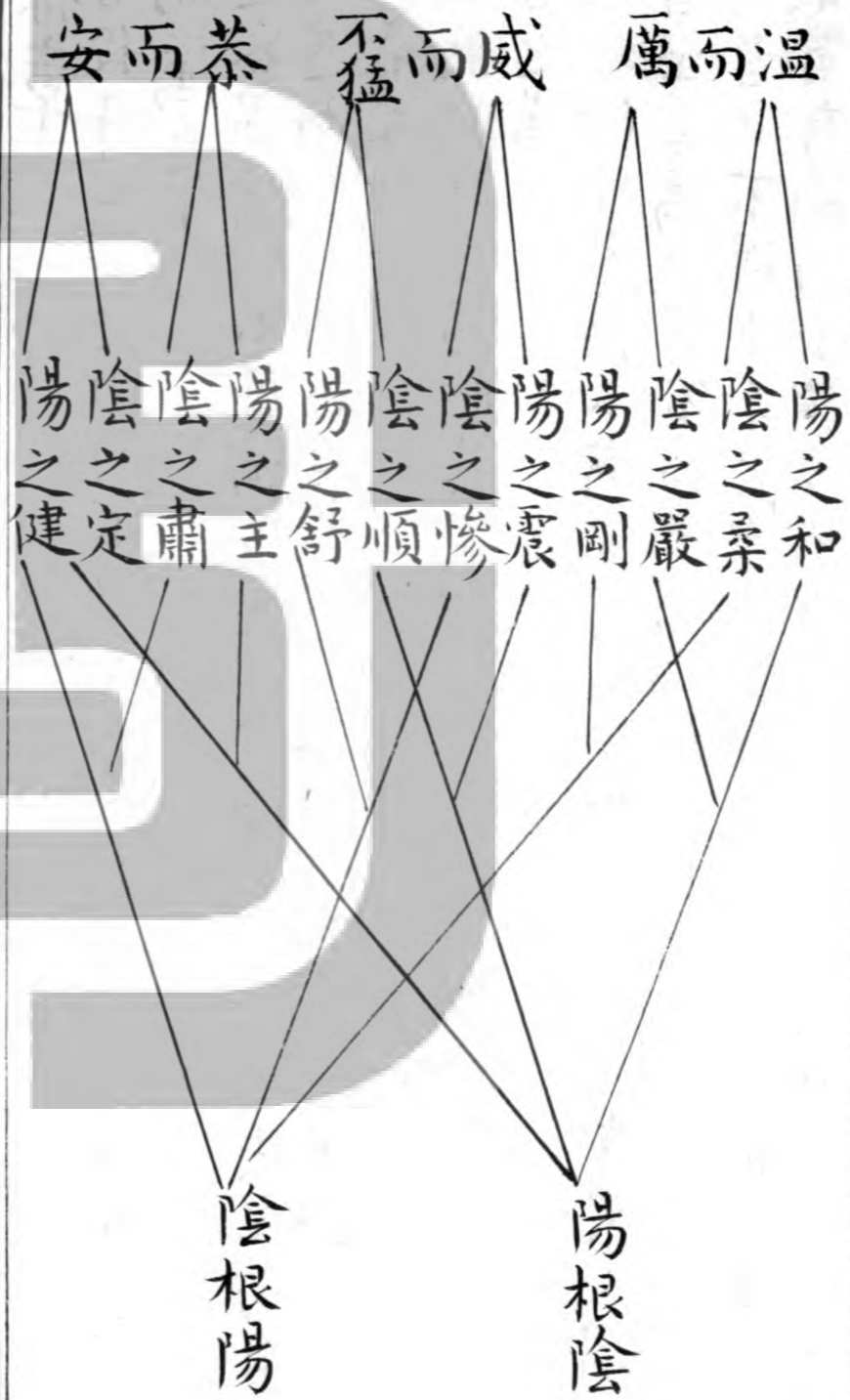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眾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為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為所蔽亦偏其見於氣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向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常少為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亨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言氣質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

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温却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温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强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却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剪商其意以為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

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父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紀文王生皇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者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為王舊惟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剪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剪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為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

啓手足章

之意托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為德之至也上文憲謂集註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子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在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程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矣而至於程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

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

能與多問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

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為已益但就他人一件長

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已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

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

在人若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

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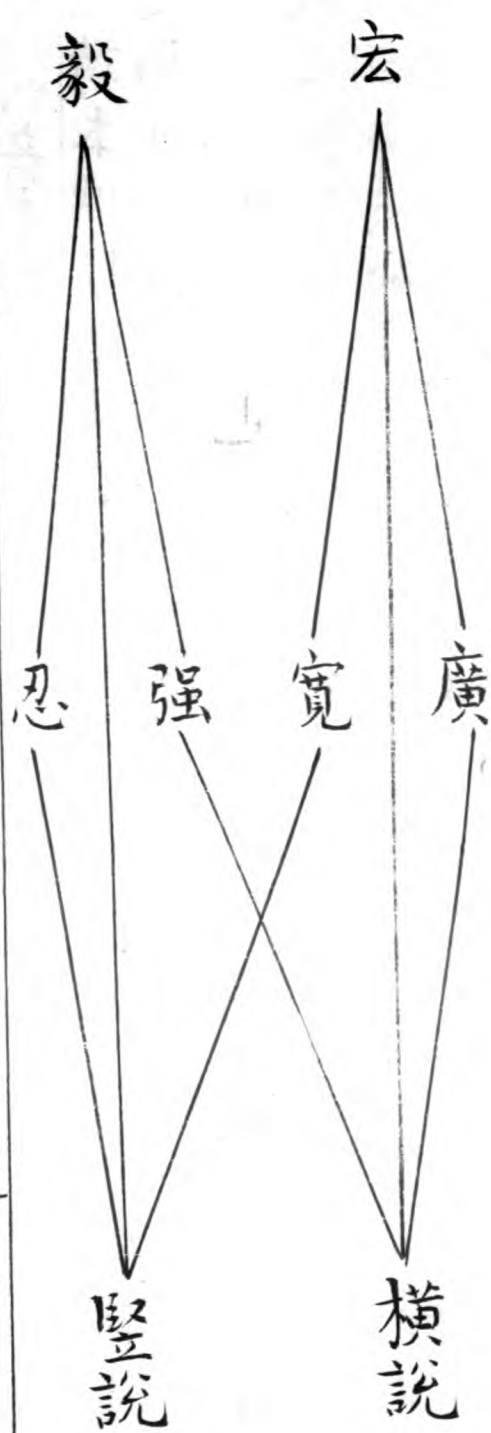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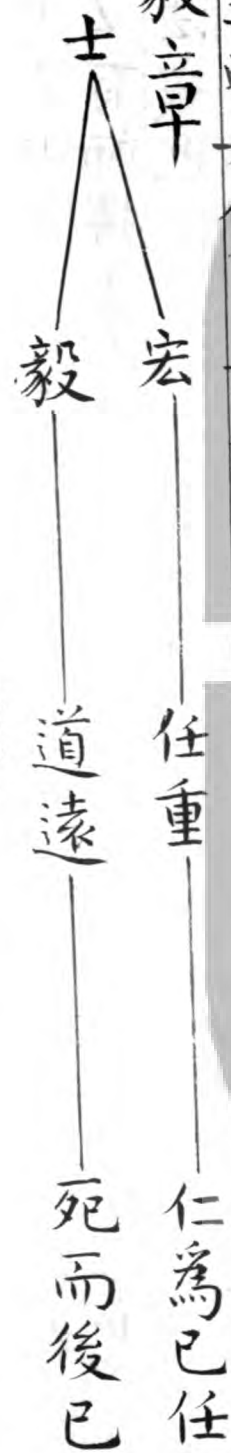
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問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為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已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興於詩立早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為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為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据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即取為法見惡即取為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為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復言吟詠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惟况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詠歎則感於其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諸已所有恭敬律於己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為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日度者制度數者數目

讓

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事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為其搖撼惑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

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

於宮律始於黃鐘宮即黃鐘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為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

生商為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為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鐘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

鐘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產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太呂太呂上生夷則夷則下

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鐘為

宮至南呂為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鐘生林鐘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為宮至林鐘為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為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為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為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况庶民乎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為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乎若非其時而勢不能

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為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日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銜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閔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為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是沉潛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有所長推己忠告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必以自知則人莫我測常足以陵轢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子雙重朱子偏重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吝者則不驕吝者——則不吝圈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好學章
篤信此道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
善道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

學
能善道

能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
守死須是善於道——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
用執一不合於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
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

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
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
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
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篤信好學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

有道則見出——富貴

守死善道

無道則隱處——貧賤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
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
光祿皆是也

師執事章

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問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

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

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

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

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

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

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闕睢所謂參差

商

行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闕睢之亂蓋
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為不精詳伺謂無知以理言恹恹謂無能以
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伺恹恹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
而不計較小節則為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為
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
亦不教也

學子如不及章

為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
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為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
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為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
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有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
海之富為事一如與已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
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名是不可形容
也人所見可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人
神處皆不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如此
山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
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圈外却是成功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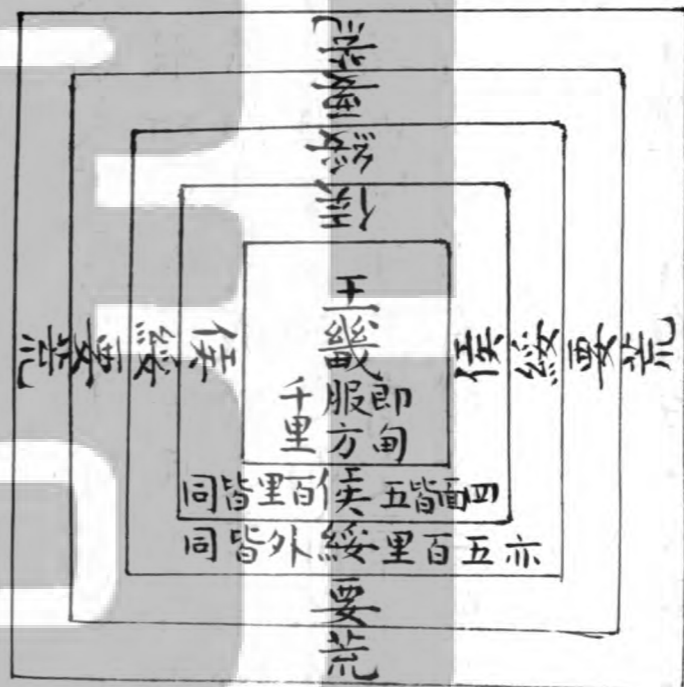
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脉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
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
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為盛爾
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
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
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口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
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為說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為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方方千里為王者所居即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為侯服又五百里為綏服又五百里為要服又五百里為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立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章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為不暇計較利已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為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日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纓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毼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命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不一弁弁之弁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

鷩必減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

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為縷幾二百是一寸為今百眼蓋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

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非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解賓下拜

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

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間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

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

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

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

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

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

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

則他從可知矣然行禮又各有節然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

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

合

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必

亦有不自主聖人

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往自不在如無適無

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盱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

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所變是無

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

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誠

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為學者

說

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

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太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為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

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

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謂多能為聖人餘

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者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

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

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

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

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脩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

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

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於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

博文
約禮

卓爾

從之末由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骸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已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盡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為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

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

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

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

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

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制亦各有音節

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為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然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

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
各盡其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為其所困
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答之觀
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註未及改

先看川字為主着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
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
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為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
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
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
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闕
集註二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
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

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
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叙五端云
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
而所包者大下則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
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
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為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為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己德但人真好
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
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
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下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

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情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解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情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為期今常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内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

忌推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熟能移之哉可在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緼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為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為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已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伎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伎不求中說

唯不伎不求何足為善下臧字就不伎不求外說

禮記緇為袍

緇謂續及舊絮續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

臬著臬牡麻也以臬撻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罽罽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臬麻裝衣也此緇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

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子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為已然

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

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

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

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

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

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

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

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

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為

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

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

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

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為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嗣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為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

子之不肖而以有聖人在下故易為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為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為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為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

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闈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闈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闈外闈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人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躡盤辟貌辟音闢謂是盤旋開闢間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

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旒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人禮宰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

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

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為證則門之制或同數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闈又名楹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

各楔楔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闈東棖西

右扉之中在闈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

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

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賓

入不中門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

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闈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

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

介則在東而拂闌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振
 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
 近闌而入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
 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闌西而入私事私覲也已之禮非君
 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闌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
 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此右謂自外視
 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闌東左則由闌西疏謂由闌東
 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闌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
 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
 旁闌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闕一者為行乍高乍低為失容一者為履穢門闕而不淨
 集註寧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
 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寧

攝摳也摳即挈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
 也階一尺為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皮帛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為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
 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

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

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虔璧以錦琮以錦琥以綉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

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

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

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君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

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

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

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

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

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王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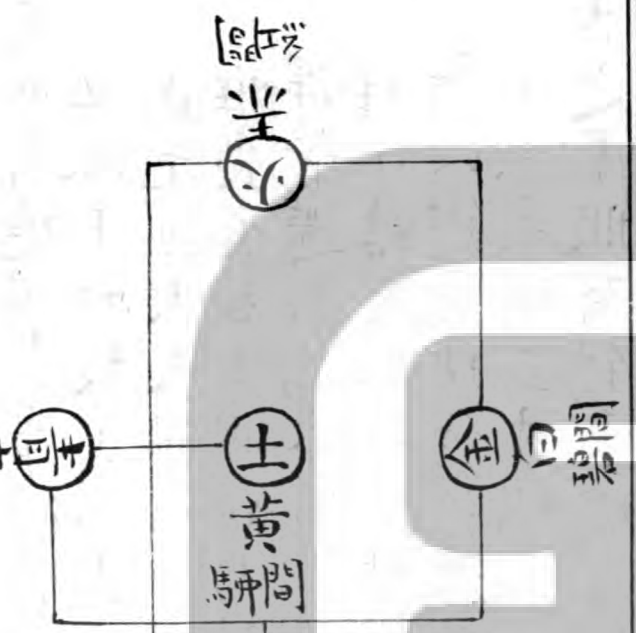
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在右剡各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

紺緞節

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緞飾者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
衣似衣齊服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
集注取此以為說疏曰紺女色按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緞
七入為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緞緞今禮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
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凡元色者在緞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緞未知出何書又云緞者
三年練以緞飾衣則似讀緞為纁檀弓練練衣黃裏纁緣今按
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纁再入曰纁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
緞六入曰元元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緞飾者則齊用
元衣已明緞在朱元之間則自亦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為
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纁矣窺音頰纁七緞反

頰 頰



火克金赤白為紅
金克木白青為碧
木克土青黃為綠
土克水黃黑為駢
水克火黑赤為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
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
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
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衫締綌必表而
出之則當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締以為衣綌以為裳亦貴賤之等也

裘以皮為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禕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裳之
 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襲
 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麤裘
 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眾人之通禮
 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
 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又否
 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禕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夫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
 捍管帶大觶木燧是也紛悅拭物之中刀礪小刀及礪右小觶
 解小結大觶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
 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強帶刀鞞也玉藻又曰孔
 子佩象環五寸瑀而充反玦武中反觶許規反帶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縷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曰總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
 升而已疑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
 為弔服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經服其
 衰後袂謂弔服皆著弁經也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侈
 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
 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如麻經也
 庶人之弔服則素委兒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縞緇謂以展衣裳於縞緇之上展衣者禮服
 也既服禮服則緇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緇
 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緇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縞緇緇之尤

細靡者

屨積屨是衣褊積疊也謂之褊成疊即今日所謂褊也屨必益反
 褊之涉反褊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續母切肉必方為證竊恐方正自居意一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饗曰哉又有切肉則切肉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臂膊骨脅及腸胃肺心割截各言其度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三字意

古人食肉必用其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獲其品數之多如此如內則魚鱠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為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蓼此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

古註齊葉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

是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註曰卻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為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推天子得為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傑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廐焚節

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皂三皂為繫六繫為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駕良馬則匹一人駕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趣馬繫有馭夫廐有僕夫駕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駕駕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駕駕則一當其一此章為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駕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駕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註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日舉鼎十二脩太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

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物授之於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之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凡祭座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卷中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
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眾人皆言之而無
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為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
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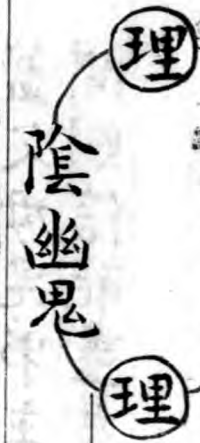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二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為陽死者為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陽明人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冉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為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為孔悝死尔其死固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為而欠見理精尔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為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為至說下因中庸本

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為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
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貢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
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
也揚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
聞聖言即就魯上用功誠篤淳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
之唯則魯鈍化為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為終身
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
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實
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為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
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
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
人軌轍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
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
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遇義
當行者不能勇為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
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為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
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
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為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况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其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為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為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為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為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立則其色也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
必可至者爾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
今便得為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
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
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曾中所
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為
春人我無間氣象諒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
事為之末爾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
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
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
紐白招拒汁暗光紀五人帝謂大暉炎帝黃帝少暉顓頊百辟
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覲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為衆避
諱也但周禮有殷覲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覲不知如何

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
疾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畧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
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
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為所至處
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
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
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畫然但謂
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為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尔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為之主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人心本全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為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當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即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

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常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為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問之極言其效之速而其大尔非謂一日為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為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及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效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尔如此者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為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縷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

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為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
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認是行仁之一
端緊要在為之難上言為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
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
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世為宋司馬故
為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
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
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
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
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
人叛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
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
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
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為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觀在中
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者
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
為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
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歛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
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况食之飽
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
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
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為本而發為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為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足鄙畧但少脩飾尔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以為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鞞豈果與犬羊之鞞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為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為出一舉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為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為廬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勻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

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東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其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曾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完生穉穉生溘溘生須無是為陳文子文子生無字是為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字生乞是為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為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為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于恒代立是為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為簡公陳恒復為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釐即慎子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為大夫而為政之事為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為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備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譽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達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字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實直二字忠實也信直也

達者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况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已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脩之之才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為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

集注麗鄙近利麗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總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臯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臯之德最優舜命禹繼師而禹之所讓惟臯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遠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眾長較是非脩飾而成如鄭國為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學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為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為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為士之道然行已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為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尔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已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耻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為可耻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耻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改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即夏因羿之故地而為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王即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絡逃歸

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浞仕角反澆五弔反豷音豷羽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

紇欲立為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為之立紇為後

是為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

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

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

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為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

士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

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

辟邑乃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

以他語寫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音平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

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為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

耳是為文公

文公之為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

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

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昇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

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

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

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尔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

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為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為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人雖未得為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為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為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為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于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為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為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為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為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圍即孔文子祝鮒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為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已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為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為而諫是為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為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為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為無能

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已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註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蹏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

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其如我當
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
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
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
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
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
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
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
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
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
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屬

擊手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
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
則和裏衣而過可屬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
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
天下為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
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
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
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如以
圍幃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鷄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
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
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

加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况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侯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為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為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為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為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為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為善為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鞞辟辟音闢開也鞞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為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弑伯玉行從近闕出其合於禮乎

子貢問為仁章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蹈道積德而自脩者

為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兩為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為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為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為寅月是正月

柄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衮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六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綉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黼三黻四綉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為首而繪四於衣綉三於裳毛毳冕十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為首而繪三於衣綉二於裳希冕希布及反五旒旒十二五服三章以粉米為首繪一於衣綉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綉黻於裳尔凡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淡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為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衮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為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雉今於衣上畫虎彝雉彝各一虎雉皆物毳即毛也藻為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為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雉者虎取其義雉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

向善背惡

名家冕為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毛毳冕始於毛毳物之虎雉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綉綉多故曰希玄冕為止有一章與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音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為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

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為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為即為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况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鋤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為私欲所蔽莊

泣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泣動禮皆守之事

季子氏第十六

顓臾章

註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為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

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宣公 晉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屈強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囚

三戒章

醫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脉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無為陽而行乎脉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緒心則主乎血而志為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饒双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為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善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

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尔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
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為小人即下
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為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
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
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為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
於外則其學禮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禮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
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
必不為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
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
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與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眾故眾亦向之信實
則不為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
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
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為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遷善之人故
欲往子路但能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
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
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為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寔廣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
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
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
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
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為雍州之地於地為西

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偽也荏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二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為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為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飲

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卧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為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為學乃能有成至於

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於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為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于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為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為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捨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為奴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為愛其君以存宗祀為愛其親仁也比干殺身以盡其職為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邱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字可通互說

荷篠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篠使二人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在我之義尔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

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决裂此情則所用者皆發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為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執手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為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為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客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大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為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為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學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學之事而不教大學

下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非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為先而傳之何者為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不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自有是識驟把大學事教它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由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學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未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為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為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

後次序自不可踰集註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却是以理為本事為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闕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膚章

水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之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喜

子禽章

集注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一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擊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

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零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為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為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宗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三十二年而為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亡為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眾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犯法則不可教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歛賦稅起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却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為性者也氣數之命人得之以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蓋兼二者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

利不可趨害不可避

讀論語叢說卷下



此論語叢說上中下三卷錢唐何君夢華為余抄得者也余初得大學中庸孟子叢說獨缺論語夢華借余本鈔之并補余所缺且為之系云論語叢說印系本所遺冲本大小洵狹命墨士初同真吾事也言藏德清徐

氏鑿曰擬為未購
己巳六月初之後一百復篇

